

# 难忘队里旧时情

□薛长明

步入古稀之年，对四十多年前的那段插队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只要一想起队里的众多人和事，我就夜不能寐。选择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骑上我的“老坦克”，重游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土地，寻访曾经伸过援手的乡亲们，再温习一遍老前辈的谆谆教导。

出城区一路往北，满眼都是惊喜。新建的谈家桥雄踞杨林塘，河面上一艘千吨大货轮正从桥下通过，估计朝东航行不用2小时，就可驶入奔腾不息的长江主航道。大桥北堍连接着一条以“柴塘”命名的柏油路。它把我原来插过队的那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在清澈见底的总委沟两岸，便是村民们新建的一幢幢三层农家别墅。插队时“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那种农家村景早已荡然无存。

行走在曾经劳动过的土地上，油然想起当年的生产队长杨敬良。记得那时他才23岁。结实俊气、正直豪爽的他在我眼里俨然已是一位长者，在社员们眼里更是一位精明能干、威信很高的带路人。那时，农业生产以粮为纲，在他和政治队长庄士民的带领下，让原本就是样板队的永丰队成为了第一个实现种植百分之百双季稻的生产队，产量稳居全大队前列。他对我和其他四名苏州插青关心备至。是他毅然决定把我们只能栽三层农家的三分自留地交由生产队代种，收获时按队里水稻平均产量把粮食直接分给我们，象征性地扣一些工分作为代种成本。这样就解决了落谷缺秧田、拔秧插秧、稻田除草、用药施肥、收割脱粒等一系列插青简直不可能完成的困难。在报小熟口粮时，他让插

青全部报领蚕豆。当时，到西乡“捣灰”（收集农家肥），一斤蚕豆就可换一斤大米呢！这就部分解决了我们插青口粮不够吃的难题。这两件“小事”体现出杨队长对我们插青的大度和关怀！

那时，队里实行“评工分”。下乡第一年，杨队长就提议给我们插青评队里最高劳动力同等工分。这种照顾绝无先例。论体力，当时队里青壮年挑稻要有10至11层高，而我个子矮小，体重只有95斤，挑8层高已很费力；论技术，队里不少老社员都是种田的高手，开沟、播种、洒农药……许多技术性很强的农活，我们插青均无法胜任，但我拿的工分却比他们还高！杨队长没把我们插青当外人啊！杨队长工作出色，我还没离开生产队，他就被调到公社水泥厂担任厂长了。

有一次，我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农活累人，大家早就饥肠辘辘。干活时，大家说起各家晚餐都会吃些什么，我说今晚无粮，要立马断炊了，大家都不相信。天黑收工后，杨队长和其他社员到我住处，发现我所言不谬。杨队长二话不说，就回家拿米给我，让我立即烧晚饭。晚上10点钟，治保主任庄士民摸黑给我送来几十斤白花的大米，还安慰我说：“你一个人粮食确实不够吃，我家人多，老少搭配，再加上自留地上种的芋、番瓜等杂粮凑着吃，我家还能维持。这些米你先拿去吃，不用考虑归还的事。”看着面前的大米，听着他的话，我顿感全身温暖。

记得下乡第一天，我就被安排住在庄士民家。当时，他家只有四间茅草屋，三正一侧。家里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尚在谈

书的孩子。吃睡在他家已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为了帮我度过缺粮关，他情愿让孩子和老母多吃杂粮。那次深夜送粮的事，我此生难忘。

刚下乡时，曾吃住在这家。除了治保主任家外，还有军属张金福家和政治队长庄士民家。寄居别人家里，给人增添许多不便，可他们都把我家视若家人，从无半句怨言。

当年下乡，我仅有一条薄被和一床粗布床单，没有换洗衣服，连雨鞋也没有，只能光着脚板走路。队里张仲明的祖母，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见状后，就把一双新编草鞋送到我手里。而我干活时用的农具也都是向社员们临时借用的。

除了在劳动和生活上受到大家照顾，队里任祖铭的开导也很重要。任祖铭在生产队饲养场做饲养员。他是在我之前全家下放的干部。插队时，和我是隔壁乡邻。有时和他闲聊，就以农活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作倾诉话题。而他开导我说：“你到农村就能吃上饭，还能挣到工分，你该知足了。你知道吗？在你之前，社员们平整土地、填埋浜兜、修整河岸、开沟挖渠，把大片土地修成旱涝保收的良田！现在队里有养猪场、有三头耕牛、有粮食仓库、有水泥场、有一大间会议室，河里还有六条船……这一切都是队里几代人用双手辛勤劳动得来的呀！而你只是坐享其成啊！在旧社会，我虽读了几年书，找工作还是很困难，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也是收入微薄、朝不保夕。你干活是劳累了些，但饭还是有的吃的！慢慢适应，会习惯的。”我涉世不深、人地生疏，听他一席话，顿感人生在世，确实应该努力

奉献。

从此以后，生产队里农活再忙再累我都没有休息过一天，给社员们留下了好印象。大队负责插青工作的庄克勤开始关注我，就连公社负责插青工作的干部也给予我好评价。1977年3月1日，我上调到江苏省苏州地区轮船运输公司太仓轮船站工作。从此，我驾驶轮船航行在江浙沪内河水面上。长年在在外，到处为家。我吃苦耐劳、做一行爱一行，全得益于队里许多人的帮助和教诲啊！

我插队的生产队现已开辟为柴塘湖风景区。湖中造起了宾馆，湖边至今还保留着一棵800年树龄的大树根，成为柴塘湖一景。春季芦苇青葱茂密，秋季荷花傲然开放。面对如此靓丽的湖光水色，我不禁想起当年队里和我年龄相仿的耀中冬季去湖里摸鲫鱼窝。他说，摸鲫鱼窝要十分小心，稍有惊动，鲫鱼就会立即“扯篷”——突然打开锋利的鱼刺。要是刺中手掌疼痛难忍！不过，鲫鱼肉质鲜美，实在是柴塘湖的一大美味佳肴！我多么希望时光倒流，能和耀中一起去摸一次鲫鱼窝啊！

这里地美水清人长寿。村里老人都有农保和医保，生活无忧，健康幸福。不少已是耄耋老人，其中张决成父亲是队里的百岁老寿星，而张仲明母亲更是一位活到104岁的老人瑞！

骑着“老坦克”踏上返城之路时，忍不住回望曾经的永丰队，我默默祝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长寿幸福。经过谈家桥时，我下车手扶栏杆，俯视桥下流水，不禁感叹：永丰队给予我的深情厚谊就如桥下流水般深厚绵长啊！

## 春日杂记

□汪放

吹叫，打铃声，已经很久不闻了。前两年，外孙女刚会走，女儿买了好几个叫叫，她拿起来就喵喵地吹。无师自通的，不久外孙女就吹出了轻重、长短，有了节奏，但她只知道那是哨子。2020年，我让她把叫叫拿来，她还不知为何物。当然，几经教学，现在她明白了，叫叫不但可以吹出好听的声音，还有提醒、振作的作用。

叫她把叫叫拿来的那年早春，我似乎对声音特别敏感，特别想念，特别期盼。几乎每天凌晨，睡在被窝，就会支起两只耳朵，等待麻雀的醒来。

此刻东方还未泛白，但麻雀已经醒了。我想它睡了一夜，嗓子还有点干涩，因此，最早的叫声是短促的“唧唧”“唧唧”“唧”。接着可能是开嗓了，或者是有同伴的呼应和鼓动，成了“唧唧”。继而“唧唧”“唧唧”交替起来，那声音不是很大，因为万籁俱静，因为清脆，因为尖锐，穿透力很强，让我有警觉的感觉，很是我感到应该“闻鸡起舞”。待我穿戴整齐，鸟儿们大概都被它们吵醒了，窗后屋后，画眉、白头、鹧鸪鸣成了一片，很有些交响乐的样。待我梳洗完毕，开窗通风，那交响乐已近尾声。启户，眺也灰白，望也灰白，也不闻马路对面的梅林送来暗香，也不见树梢枝头长出些新绿。早起的我啊，很是盼望鸟鸣，很是盼望车水马龙。但艳阳、春风，你们在哪里呢？

四顾惘然。今日，我转到后窗口瞭望，小区里竟然有好几群野猫。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它们居然有这么多。

猫们很自在，无拘无束地游荡在小径上、围墙下、灌木中。

一只肥硕的黄猫从车库顶上悄无声息地跳了下来。它一定梭巡到了什么，突然加快了步伐，向屋角的灌木奔去，发出低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随着一声压抑的欢叫，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从灌木中窜出。

啊，春天终究是萌动了。蜡梅谢了，红梅花儿开了，这是要开学了。遥远的铃声响起来了。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都是由一辆厢式车接送的。那车的右前方挂有一只铜铃，随着弹格路的凹凸或转弯，发出叮叮的声响。后来读九曲小学，校工是手拿铜铃，边走边摇，发出上下课的指令。再后来，暑假我到母亲曾工作过的沙溪小学玩，发现他们的铃是挂在檐下的。校工金荣伯伯说：“铃小音小。沙小校园大。那是钟，黄铜铸的，声音大。”说着，就地道里的老村长，一牵、一抖麻绳，当当的钟声响彻校园，响彻戚浦塘两岸。

金荣伯伯打钟分秒不差，这很好解释。因为金荣伯伯的衣着款式、布料尽管与他人别两样，甚至还有补丁，但他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如他永远不乱的发型。还有，他所在的传达室兼卧室里，有一只挂钟，还有一只台钟，分分秒秒提示着他。让我惊奇的是，他还有一只怀表，不时从怀中掏出。

金荣伯伯一年到头戴一副袖套和饭带头。很多年之后，我听他女婿说，岳家当年很窘困，一家六口就靠他做校工的那一点微薄薪水糊口。戴袖套、饭带头，是因为金荣伯伯负责着全校的油印和师生中午的饭菜。

我伙伴说，他很信赖金荣伯伯。金荣伯伯打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的好听。早上上学前半小时，打的是提醒钟，那当声间隙很长，犹如古刹撞钟，洪亮而悠长，可传到镇上的每一个角落。上课前，是短促的一长两短，按部就班。放学时，则是不舒不急的“当、当、当”，提醒同学们慢慢走。奇妙的是每次大考后、结业典礼前，金荣伯伯会敲出不同的旋律，有时欢快，有时沉闷，每每与学期学校教育、教学状况和师生们的心情相吻合。伙伴说，几十年来，沙小的师生都敬重金荣伯伯。伙伴还说，金荣伯伯做了一辈子校工，娃啥，几乎没人提及，几十年了，全镇人都叫他金荣伯伯。

街道空旷，楼宇孤立。我正想着金荣伯伯到底是姓周还是姓邹，正想着村口老村长的威武，突然看到在香樟的树冠之上，在阴沉寂静的天地之间，出现了一群鸽子。它们盘旋着、盘旋着，传来长长短短的哨声。仔细辨识：下滑时，短促，有点苦涩，有点沉闷；振翅时，悠长，明亮，欢快。

啊，树林里沉静多时的雀鸟们呼应着鸽哨，在早春的霞光里，在清寒的梅香里，鸣叫声声。

## 我的“雷锋式”老公

□金心

今年是第59个“学雷锋纪念日”，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们，正是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与感召下成长的一代人，潜移默化中，就将这种优良品质融入了性格与待人处事中，尤其是我的“60后”老公，更是把雷锋的那句名言“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奉为行为准则。

当年，我们的家属院严重缺水，每天单位都用汽车从厂外拉水。排队接水的一刻，大家扁担挑的、木棍抬的，着急忙慌跟打仗一样，生怕去晚了空桶而归，一家人的洗漱吃饭都成问题。那时我和老公新婚不久，每次他急急匆匆储满我们的水缸，就一刻不停帮年纪大的左邻右舍去挑水，那边王叔刚动了腿部手术，他就帮王姨天天把水瓮接满。这边李伯腰间盘突出，他又像为父尽孝般，为老夫妻俩拎水扛煤气瓶。他就像是院子里的“雷锋”，把帮人当成己任。爱往者爱返，当我们的儿子呱呱坠地，他为生计出门奔波忙碌时，邻居们总会帮我搭把手，这家给孩子盛碗“喜糕饭”（花糕饭），那家带孩子一玩就是一晌。

他的这种“雷锋精神”，也有受挫遇险之时。一次在超市，一个年轻妈妈把儿子放在购物车里，她只管在如潮的人流里拉着车急慌慌往前走，儿子在车篮里没站稳，一个趔趄摔倒了，“哇哇”放声大哭。老公迅疾上前，正欲扶起孩子，妈妈扭头满脸怒容问孩子：“是他把你撞倒的吗？”孩子边哭边点头。妈妈瞬间怒不可遏指着老公就破口大骂：“你没长眼睛啊，把孩子撞倒，要是哪里伤到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一向言谈语迟的老公怔住了，我正想开腔，身边一位大姐按捺不住道：“你这么说话就过分了，我刚刚看得很清楚，是你儿子自己没站稳摔倒了，这个先生是想扶起孩子，人家是学雷锋做好事。”

每次我受邀参加“轮椅人”的公益活动，他作为陪同家属，总是很快成了团队里最热心最忙碌的志愿者。家有残妻，照顾与帮助脊髓损伤的“轮椅人”，他不仅经验丰富而且细致周到。每遇上下车或台阶、陡坡，他总是将我推至一旁，先将残友们安置好，推到安全地带，最后才回过头来照顾我。细心的记者看到这一幕曾问我，可有怨言？我笑曰，习惯了，因为我嫁了个“雷锋式”老公。去年在上海参观东方明珠时，因疫情好多通道关闭了，轮椅须从台阶处放下才能进入观光电梯，望着他和随行的志愿者气喘吁吁“使出洪荒之力”，将一辆辆像坦克般笨重的电动轮椅抬至电梯口，突然发现他双手捂住后背一脸苦相，原来他用力过猛把腰扭了。

这就是我的“雷锋式”老公，他就像春风化雨般把善意的种子植于心间，总在别人最需要时默默伸出援手，虽只是不足言道的细微小事，却让我明白，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生活中的“雷锋”，解人之急，助人之困，帮人之难，世间原本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水杉倩影 姚建平 摄

## 二月二，撑腰糕

□龚志明

“正月吃元宵，二月撑腰糕，三月青团颜色俏……”双凤人把吃撑腰糕的习俗编入《点心歌》来吟唱，这首山歌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太仓的节日风俗。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二月二”是一个规模不算很大，影响也不是很广的节日，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各地有理发、炒豆、祭神、踏青、吃面条等习俗。

太仓乡间有二月二吃撑腰糕的习俗，传说这一天吃了撑腰糕，可以把腰“撑”住，不再酸痛。据《浮桥镇志》记载：“农历二月初二吃撑腰糕，已进入阳历三月中旬，腊月的糕年味无存。二月二，老百姓蒸了糕，先痛痛快快地尝一下鲜，吃一个饱，再把它切成条状，阳光下晒几天，糕变得十分坚硬。撑腰糕是个好口彩，讨得农民喜欢。一年四季，农民离不开扁担挑东西，加上其他原始的耕作方法，全靠一条细细的腰杆撑着。长年累月干体力农活，没有不腰疼的，农民们盼望吃了撑腰糕，腰杆撑得牢。”撑腰糕，顾名思义是用来撑腰的，圆的撑不住，方的不适宜，做成条状，晒干坚硬，就能撑住。这意再贴切不过了。

米糕、年糕还有过年时的桶蒸糕，都可作为撑腰糕来吃。过年前，太仓家家户户都蒸糕，清宣统《太仓州志》

载：“十二月下旬，家蒸年糕，相馈赠。”记得小时候，进入腊月，老屋客堂角的石磨被清洗干净，一到晚上，陆续有邻居来磨米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吱吱吱吱夹杂着咕嘟咕嘟的推磨声持续到深夜。用红糖蒸的叫红糖糕，用白糖的叫白糖糕。有时没有白糖，只有用糖精来替代。有条件的加进一些赤豆，赤豆糕更好吃。如果能买几两猪板油做成脂肪放在糕中，脂油白糖糕，那是很稀罕的。请到了师傅，灶堂内架起了柴灶，铁锅上放着蒸笼蒸汽腾腾。蒸好的糕厚十公分直径四十公分的圆形，先切片再切成两公分见方的条，晒干收藏不变质，一直吃到来年四五月份。到了二月二可以当作撑腰糕来吃，吃时先在冷水中浸一会儿，再用热蒸汽透即可。

撑腰糕一般蒸熟后吃，也可油煎食之。当男人们在剃头店排队等候剃头时，贤惠的女人在灶披间里忙碌，给全家人煎一份撑腰糕，实际上就是“油煎糕”。铁锅中放进适量的菜油，然后把撑腰糕一一煎热，再淋上些许糖水，撑腰糕就煎好了。吃起来外脆里糯，甜香四溢。《吴中竹枝词》云：“片切年糕作短条，碧油煎出嫩黄娇。年年撑得风难摆，怪道吴娘少细腰。”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白米粉做